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德) E·策勒尔 著

翁绍军 译 贺仁麟 校

古希腊哲学史纲

(据英国C·K·奥格登主编《国际
心理学哲学科学方法丛书》本译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
《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编委会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济南

目 录

摘自第一版序言	1
第十三版序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一、希腊哲学的意义	1
二、希腊哲学的原始资料	4
三、希腊哲学的史前史和兴起	9
四、希腊哲学的主要时期	21
第二章 第一时期 前苏格拉底哲学	23
第一节 它的特点和发展	23
第二节 米利都学派	27
一、泰利斯	27
二、阿那克西曼德	29
三、阿那克西米尼	30
第三节 毕达哥拉学派	32
一、毕达哥拉和毕达哥拉社团	32
二、毕达哥拉学派的学说	36
三、毕达哥拉学派的哲学家	38
第四节 爱利亚哲学家和赫拉克利特	42
一、克塞诺芬尼	42
二、赫拉克利特	46
三、巴门尼德	51

四、芝诺和麦里梭	55
第五节 公元前5世纪的折衷主义体系和最	
后一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58
一、恩培多克勒	58
二、阿那克萨戈拉	64
三、原子论者	69
四、末期的自然科学家	75
五、后期毕达哥拉学派	77
第六节 智者	81
一、智者学说的起源和性质	81
二、个别的智者	86
三、智者的影响	99
第三章 第二时期 阿提刻哲学：苏格拉底及其信徒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101
第一节 哲学的新局面、新问题以及苏格拉	
底体系的发展	101
第二节 苏格拉底	103
一、生平和性格	103
二、苏格拉底的活动：资料、目的和方法	106
三、苏格拉底的哲学	108
四、苏格拉底之死	111
第三节 小苏格拉底学派	113
一、苏格拉底和他的追随者	113
二、爰加拉学派和伊里—伊雷特里学派	114
三、犬儒学派最早的代表	116
四、居勒尼学派	121
第四节 柏拉图和学园	124
一、柏拉图生平	124

二、作为教师和作家的柏拉图	127
三、柏拉图体系的特征、方法和组成部分	136
四、辩证法，或理念论	139
五、柏拉图的人类学	144
六、柏拉图的伦理学	147
七、柏拉图的国家学说	151
八、柏拉图的自然哲学	155
九、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161
十、早期的学园	162
第五节 亚里士多德和逍遥学派	166
一、亚里士多德生平	166
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发展和著作	169
三、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180
四、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	182
五、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187
六、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它的观点和一般原理	192
七、宇宙的结构	194
八、生物	197
九、人	199
十、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203
十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207
十二、亚里士多德对艺术、历史和宗教的看法	212
十三、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特点和影响	214
十四、逍遥学派	217
第四章 第三时期 希腊化哲学 斯多阿学派	
后期昔尼克学派 伊壁鸠鲁主义	
怀疑主义 折衷主义	222
第一节 希腊化哲学的特点	222

第二节 斯多阿哲学	224
一、早期斯多阿派	224
二、斯多阿体系的特点和组成	225
三、斯多阿派的逻辑学	227
四、斯多阿派的物理学：第一原理和宇宙	230
五、自然和人	233
六、斯多阿派的伦理学：它的一般原理	235
七、续：应用道德 社会理论 宗教关系	239
第三节 后期的犬儒主义	244
一、希腊化时期的犬儒派	244
第四节 伊壁鸠鲁哲学	247
一、伊壁鸠鲁和他的学派	247
二、伊壁鸠鲁的体系：总则 准则学	250
三、伊壁鸠鲁的物理学：诸神	252
四、伊壁鸠鲁的伦理学和社会理论	256
第五节 怀疑论者	259
一、皮浪和皮浪学派	259
二、新学园派	260
第六节 折衷主义	263
一、它的起源和特点	263
二、中期斯多阿派	265
三、公元前最后一世纪的学园派	271
四、逍遥学派	273
五、罗马的折衷主义者	274
六、犹太—希腊哲学	276
第五章 第四时期 罗马帝国的哲学	284
第一节 引言	284
第二节 原有学派的延续和复兴	286

一、后期斯多阿派	286
二、罗马帝国的犬儒派	292
三、最后的伊壁鸠鲁派	294
四、罗马帝国的逍遥派学者	296
五、后期的怀疑论者	297
六、新毕达哥拉派	300
七、中期柏拉图主义	305
第三节 新柏拉图主义	311
一、新柏拉图主义的起源等，及其特点和发展	311
二、普罗提诺的体系。超感觉世界	314
三、普罗提诺关于现象世界的学说	318
四、普罗提诺关于升入超感觉世界的学说	321
五、普罗提诺学派。波非利	323
六、叙利亚和帕加马学派	325
七、雅典学派	328
八、亚历山大里亚学派	333
九、西方的新柏拉图主义	335
第四节 结束语	336

导 论

一、希腊哲学的意义

在查士丁尼（Justinian）皇帝解散最后一个希腊哲学学派——柏拉图学园（公元529年）14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从事希腊哲学的研究？难道长达1500年的基督教文化还不足以取代这一“异教哲学”并使之对我们成为多余的吗？迄今为止，近代哲学难道没有象我们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超出希腊罗马世界在这些领域里的成就那样超出希腊思想的成果，因而，我们从他们那里也就没什么可学吗？每一民族和每一时代不是都具有自己特定的哲学，因此，象古希腊人这样一个久已湮没的民族哲学，对于我们除了一点思古之幽情还能有别的什么吗？那些着手研究希腊哲学的人，很可能会提出这些疑问，并寻求一个回答。

吸引现代人从事这一研究的，首先是一种历史的兴味。希腊哲学是欧洲理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开它，欧洲理智生活的发展是不能理解的。但从这种纯历史的观点来看，哲学史似乎仅仅是文明史的一部分，而且首先是希腊民族文明史的一部分。无可置疑，就各别的哲学体系及其创立者来说，都是植根于他们那个时代总的精神品格，因而受到历史的制约，即使由于他们的思想指明通往未来的道路而高超出现代人。

但哲学史也有它自身的规律体系，在解决认识世界那些哲学问题的种种尝试中，并非仅仅遵循一种外在的、或多或少偶然的次序。一个问题毋宁是由于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一个体系也是作为进步或完善、矛盾或对比而引出随之出现的另一个体系。所以，一个民族的哲学史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思想发展，而作为它的组成部分的认识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历史的认识。

但是，我们究竟能否一般地谈论一种哲学史呢？并非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文明的民族都产生过一种哲学。许多民族都有圣人、先知和宗教改革家，但只有极少数民族，拥有哲学家。在古代的民族中，除了希腊人，只有中国人和印度人可以加以考虑。熟悉汉文哲学文献的学者告诉我们，这种语言十分适合于哲学，还告诉我们，他们的最深奥体系即老子的道学，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玄学；而孔子，他自己承认是“述而不作”者，并笃守宗教，说他是一个哲学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道德说教家，他完全不理解形而上学问题。印度人确曾产生过各种哲学体系，但印度哲学从未脱离宗教而独立。印度哲学的其他世俗特征与我们的精神似乎格格不入。不过，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哲学体系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它们的哲学体系跟希腊人的哲学体系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这三个民族按各自特有的本性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可是，整个欧洲哲学却都是希腊哲学的后裔。罗马人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所表述的思想并非他们自己的独创，而是从希腊人那里接受过来以拉丁语表达并传诸中世纪和近代世界。

希腊哲学和其他的希腊精神产品一样，是一种始创性的创造品，并在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比希腊人更公正地评价自己的天性和组织制度、道德和习俗。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以比他们更清澈

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凝视宇宙的深处。正是这种公正，与一种强烈的真实感以及一种同等强烈的抽象力相结合，使他们能在很早的时期就认识到他们的宗教观念实际上是一种艺术想象的产物，并设置一个凭借独立的人类思想、即逻各斯的力量建立起来的观念世界，以代替神话的世界，可以自称按一种自然的方式去解释实在。仅仅认识到并提出这些问题，就是非同小可的成就——因为那天真的、传统的观念的、惊讶（θαυμάζειν）的渴望，是一切哲学的肇始^①；但希腊人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系统地表述了哲学的所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问题，并以古希腊人所特有的透澈的清晰去解答这些问题。他们为哲学思想，并且，由于哲学和物理学最初是不可分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构成了基本的观念，后来整个欧洲的哲学和科学，都是在这些基本观念之内活动并至今仍在运用它们。他们创立了哲学的主要学科，并形成了哲学所采取的一切典型形式。甚至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哲学，即经院哲学，也不能废黜它，而当哲学面临在曲解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形式中被僵化时，从它的束缚中解救出来的还是纯粹的希腊精神，这种精神在文艺复兴时代唤醒了思想，探索新的生活，并为现今时代的哲学开辟了一条道路。如果由于各门科学的进展，哲学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那么，正是那些清清楚楚看到希腊人已经一劳永逸地划定的哲学思想的主要线索的人，那些懂得从复杂事物追溯到简单的基本原理、并按照这些原理而理解的人，将首先在思想的这些艰难进程中找到一条道路。

但是，希腊哲学家所建立的体系不应当仅仅被看成是现代哲学的一种准备，作为人类理性生活发展中的一项成就，它们

^①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5D；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2^b。

本身就具有独自的价值。正是希腊人为人类赢得哲学思想的自由和独立，他们宣告了理性自主的权利，并给了一种双重的应用。在希腊语里，智慧（σοφία）不仅包含有对世界的理论说明的意思，而且还含有对人生一定的实际态度的意思。所以，除了科学思想的独立之外，希腊哲人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他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自由，即“特立独行”（autarchie）。希腊的杰出思想家们总是作为哲学家而生活。那就是尼采（Nietzsche）所谓“哲学生活无所畏惧的豁达坦诚”，这也是他在现代哲学家的生活中未曾发现的东西。由于不存在一种宗教的独断，这就有利于系统地表述和传播在说明世界方面所作的哲学探索。同时，由于没有建立在宗教权威基础上的伦理学，实际可行的哲学就填补了这个民族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中的空白，而在同样的处境中，其他民族则有以天启为基础的宗教信仰，也用以调节他们的实际生活。正是这一点，赋予希腊哲学以普遍性，并使它在古希腊人生活中的地位比现代哲学所曾拥有过的地位远为重要而有意义，现代哲学尽管在理论上要求独立，但事实上受到教会权力和受宗教制约的道德权力的限制，仍然只是局限于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的专门学科。希腊哲学却不然，它象在它之前的艺术和诗歌一样，是从民族的心灵中产生的，并构成古希腊文化的一个有机成分。它已经获得了希腊世界的其他产物业已赢得的那种超越时间的特性，象它们一样，最好的哲学著作，在陈述方面也以完美艺术形式而具特色。象荷马史诗、雅典悲剧和伯里克利（pericles）时期的艺术杰作那样，希腊精神的这一产物也常新不谢地耸立在我们面前。

二、希腊哲学的原始资料

只有很少几个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真

正伟大的哲学家只有柏拉图 (plato) 一个人的著作保存下来，而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的许多著作，特别是他早期的著作都已佚失。事实上，柏拉图根本不把他的著述活动看作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面，把它叫做仅仅是“一种愉快的消遣”。^① 他最看重自己与学生们交谈。为数众多的哲学家根本什么也没有写过：例如，泰利斯 (Thales)，毕达哥拉 (Pythagoras)，苏格拉底 (socrates)，怀疑论者皮浪 (Pyrrho)，中期和后期柏拉图学园的首领阿昔西劳斯 (Arcesilaus) 和卡尼德 (Carneades)，斯多阿派的爱比克泰德 (Epictetus)，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阿蒙尼阿·萨卡 (Ammonius Saccas)，以及其他许多人。我们对于这些哲学家的生平所知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他们弟子的著作。了解这一点并非无关宏旨，因为我们现代人过于倾向把希腊哲学想像成主要是一种文字著述现象，其实，对于希腊人来说，首要的事情却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谈和个人接触。但是，不管怎样，在这段时间里，著述出版物确实达到相当的比例。当然，其中的绝大部分，特别是全部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和希腊化时期的哲学的著述，除少数例外，都已佚失，因此，在长时期内，我们只得求助于收集散见在各类著述中的零星片断。幸亏后来古代著作已开始研究哲学史。在这一方面，以下几种著述是有价值的：语录体的 (the doxographical)、传记体的以及哲学学派著作。此外，还可以加上年代学的研究，评论和论辩性著作，注释和专辑。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哲学家们的言论。这些言论经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记录，就被称为语录文献。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特别是《形而上学》里，开了一个先例，在那里，他

^① 柏拉图：《斐德罗篇》276。

在阐释自己的理论之前，对他的前辈作了一个扼要的概述。这个先例后来被他的弟子泰奥弗拉斯多（Theophrastus）在他的《自然学说》（18B）里所仿效，这是希腊第一部论述哲学史的著作。它按以下的题材编排：本原的神，宇宙，气象学，心理学和生理学。除开一些支离的段落外，还保存了相当篇幅的关于感性知觉的一个片断。这部著作在整个古代一直是有关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主要原始资料。所谓“*Vetusta placita*”，是公元前一世纪前半叶由一个斯多阿派帕奥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圈子里的作者所编纂，它就是泰奥弗拉斯多这一著作的摘录。这些又成了埃提乌斯（*Aetius*）（约公元100年）的《劝善集》的来源，而由此又有了帕拉西塔（*Placita*）的《哲学总汇》（约公元150年），该书被误认为普鲁泰克（*Plutarch*）所著，约翰内斯·斯托巴乌斯（*Johannes Stobaeus*）在他的《选录》^①第一卷中的摘录也取自于此书。当时埃提乌斯已记录下从柏拉图直至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的语录。

第二类作为原始资料具有重要价值的著述是哲学家传记。这也始于逍遥学派，这是特伦多姆的亚里士多塞诺斯（*Aristoxenus*）所建立的流派，他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有着近乎毕达哥拉派学识的弟子。可是，这类著述充斥着轶闻、传奇，偶而还夹杂着个人的怨恶，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特别是居勒尼的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在他的庞大编目里，哲学家占了突出的地位）就致力于搜集希腊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的文献证据。保存在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著作索引，一一追溯到最初的来源，斯米尔那的海尔米普斯（*Hermippus*）试图把翔实性与轶事性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他是卡利马库斯（公元前200年）的弟子，亚历山大里亚传记

^①全名是《自然和伦理学选录》。——译者

搜集中最重要的一位作者。卡里斯托的安替戈诺斯 (Antigonos) 置身于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逍遥学派的圈子之外。在他所写的传记中, 他努力结合对哲学家当时 (公元前 3 世纪下半叶) 的时世的记述来说明他的个性。当然, 只有很晚近的著述被保存下来。在这些著述中还可以提到卢西安 (Lucian) 写的《岱蒙那赫》 (Demonax), 小菲洛斯特拉斯 (Philostratus) 写的提阿那的新毕达哥拉学派的阿波隆尼斯 (Apollonius) 的生平, 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 (Porphyry) 和扬布里丘 (Iamblichus) 写的毕达哥拉传奇性传记。

第三类著述研究哲学学派, 有的是按照它们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态度去论述, 比如《论哲学学派》的作者, 在他们中间可以提到学园派的克拉托马库斯 (Cleitomachus) (公元前 2 世纪), 和斯多阿派的阿拉乌斯·第狄姆斯 (Arius Didymus) (奥古斯丁时代); 有的是按照这些学派的外在发展和它们的历史联系去论述; 属于后一类的有《哲学系列》的作者。这一类型的创立者是亚历山大里亚的索蒂恩 (Sotion), 他在公元前 200 年到 170 年期间写作。在他看来, 有两条平行的发展路线——一条是伊奥尼亚路线, 从泰利学到中期学园以及克吕西波 (Chrysippus); 另一条是意大利路线, 从毕达哥拉到爱利亚派以及原子论派, 由此经智者学派, 怀疑学派, 最后到伊壁鸠鲁 (Epicurus)。他的错误在于全然不加鉴别地把公元前 4 世纪和 3 世纪各学派之间的关系强加给较早的前苏格拉底哲学。为了在这些学派中间建立某种联系, 往往完全任意地在某一学派的后来成员与它的最早创立者中间杜撰某种师生关系。这类著述的其他作者有迦德拉的非洛德姆斯 (Philo-demus), 他的《哲学体系》中有关学园派及斯多阿派的部分流传了下来, 还有马格耐西的狄奥克勒斯 (Diocles), 他的著作《哲学概论》, 或至少是摘录, 被第欧根尼·拉尔修 (公

元3世纪)加以利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作《名哲言行录》(10卷),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是此类作品的最后代表。这部汇编是继以前的汇编而作的,删去了某些材料,又增添了若干新材料,这些新材料是作者取自狄奥克勒斯(见上)和法伏尼奴斯(Favorinus)的《回忆录》和《叙事集》的。虽则许多材料没有什么价值,但在好多方面还是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就希腊哲学的年代学来说,主要材料的来源是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的《时纪》,这是以三音步的抑扬格写成的,为的是便于记诵。它所包括的时期大约到公元前110年,它的较早年份的部分,是以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的《年表》为基础的。年富力强的鼎盛期(ἄκμῆ)被设定为40岁,这个年龄可以用发生在各个哲学家生平中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来确定。用这一方法,就可以大致上推算出他的出生年份。

希腊哲学还有一批原始资料,是一些杂记或杂集,诸如格留斯(Gellius)(公元150年)的“the Noctes Atticæ”,阿泰纳乌斯(Athenæus)(公元200年)的《人间智者》和大约同时期的埃里安(Aelian)的《玄学探源》,除了这些评论著作以外,还有诸如西塞罗(Cicero)和普鲁泰克,医生伽仑(Galen)和怀疑论者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的那些评论著作,基督教教父们的著述以及约翰内斯·斯托比乌斯(Johannes Stobæus)的篇幅巨大的摘录集。

最后,应当提一下那些评注,它们写于公元前1世纪初至以后,特别是在逍遥学派中,评注当时就已是第一流的那些哲学家的著作。这些评注家中,主要的是罗得岛的安德罗尼科(Andronicus),他为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多写了评注。最重要的评注有亚弗洛第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公

元前200年)所写的关于亚里士多德评注,以及由新柏拉图主义者辛普里丘(Simplicius)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评注。我们更感谢后一本著作保存了许多残篇和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三、希腊哲学的史前史和兴起

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是希腊哲学的发源地。正是在这爱琴海另一边的殖民地,最早响起荷马诗歌的地方,诞生了希腊哲学。荷马史诗和希腊哲学都是伊奥尼亚精神的产物。不论它们在年代上的差距多大,不论荷马的英雄们和伊奥尼亚的思想家和学者相去多远,这一点却是确凿无疑。荷马和哲学,这是希腊思想在其间运转的两极。甚至荷马的语言也不自觉地表现了希腊精神的理智结构。因为即使在尚武的英雄们的暴力世界里,也是心灵(Vóos)至上,而非意志至上,实际上还没有表达它的词。^①一个人的行为取决于他的知识状况,这对于荷马的诗人们,就如同对于苏格拉底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我们称做“品性”的东西看作是认识:一个国王“认识正义”,一个妇人“认识贞洁”,粗野的赛克洛普(Cyclop)“认识放肆”,满怀憎恨的阿溪里斯(Achilles)“象一头狮子那样认识狂怒”(β231, ψ232, λ189, Ω41)。虽则智慧(σοφίη)一词只出现过一次^②,并且还是指一个造船匠的实际技艺,然而,奥德赛这位自己命运的主人,以其隽永的明智,俨然是希腊“哲人”的原型。伊奥尼亚精神那阳光般的清澈,它变换着又整理着,从当地的那些异教的混乱中创造了奥林比斯山诸神的等级制

①这一点在103, 688特别清楚。此外,逻各斯(λόγος)只是在《奥德赛》393⁵⁶以“词,言语”出现过。

②《奥德赛》412。

度,这是以国王为首的伊奥尼亚贵族制度的一个模式,这一看法是由希罗多德(Herodotus)提出的(π53)。这些具有人情味的、过于人情味的诸神,连同他们所拥有的威力,与其说是虔诚崇拜的对象,不如说是一种艺术想像的产物。我们往往看到他们的品性和行为受到嘲弄,所以荷马看来也是后来在喜剧中所看到诸神漫画化的始作俑者。但是,在这些“优哉游哉的诸神”的背后和顶上,耸立着一种权力,荷马诗中的人们以对奥林比斯山诸神更大的虔诚仰视着它——那就是永不变更的命运之神。莫依拉(Moira)与奥林比斯诸神搏动着的生命力相比,命运是一个冷酷的抽象物,这是人们开始领会一切事件都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这一事实的产物。那不仅在上古时代,而且直至遥远的历史阶段还存在于下层居民中的荒诞信仰和迷信——怕鬼,巫术,被魔等,在荷马史诗这个世界里是罕有的,我们只是偶尔听到一声隐约的迴响。(参考τ475)甚至死亡,尽管它是可悲的,但除了无可逃避的、由于十分常见而可以忍受的命运之畏惧外,也没有带来别的恐怖,而是象睡眠的孪生兄弟那样予以描述的。(π672, 682)尽管荷马史诗的最显著特色被公正地确认为纯朴天真,但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它包含着许多对于世界和人生的反省。也许不应十分强调这些事实,即偶尔流露出对预言的怀疑(自M236^b起),或者,有着熟悉宇宙学空谈的痕迹(☐201, 246);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世事无常的深刻感受,这使得荷马史诗中的人栩栩如生。而且,尤为强烈的是,在他看来,唯独阳光下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反之,冥间的阴暗生存是毫无意义的。人生的短暂(自Z146, φ464)和人世间的苦难引起对“可怜的凡人”的命运的各种各样议论。我们有时发现真实的悲观主义情绪,诸如在帕利安姆(Priam)和阿溪里斯的精采对话里,“苦难中的人生”似乎是人的天然生存(自Ω525);或者,在诸神之王的